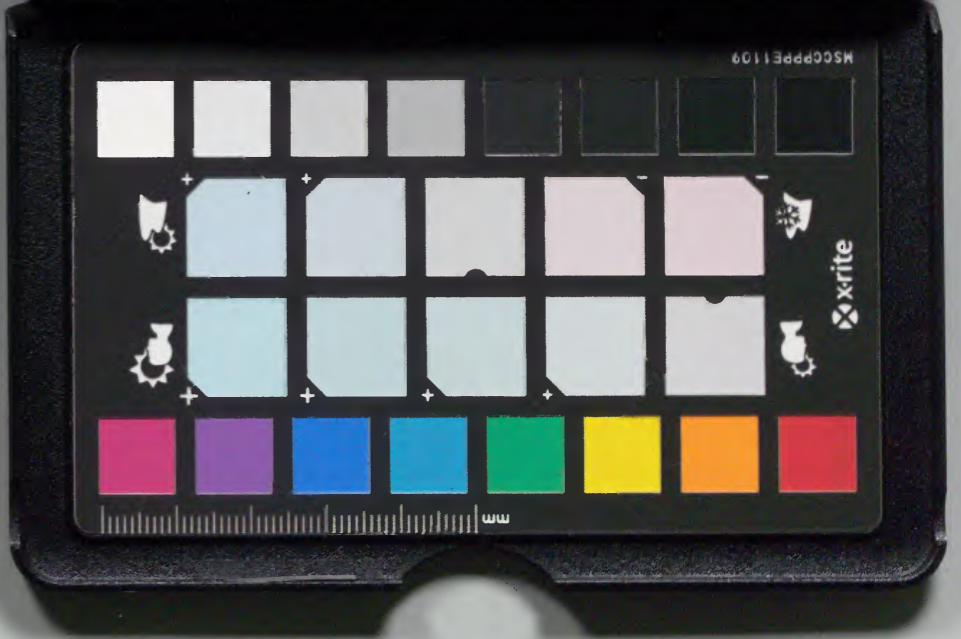


事親庸言 五至七



庫文閣内	
≡	力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483
冊數	10 (3)
函號	299 140



事親庸言卷四

淺草文庫

朱陽寶克勤靜庵甫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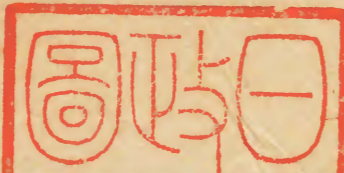
男

容莊 容邃 校梓

養志第四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朱子曰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



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爲孝矣

上四句事守平列下四句側重守身見事親莫重乎守身而非守身無以爲事親也

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身守之本也朱子曰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惟事親爲事君事長之本此事親之所以爲大惟守身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此守身之所

以爲大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亾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

○養去聲復扶又反

朱子曰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尙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

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雙峯饒氏曰曾子養志是承順他好底意思曾皙不私其口體之奉常有及物之心這便是好底意思曾子便能承順他蓋緣曾子意思亦是如此曾元便不然矣孟子舉必有酒肉以爲養親之法凡有好底意思皆要承順而推廣之若是不好底意思則不當承順要論之使合於道方謂之孝孟子舉曾子曾元作兩個例頭是事親者須是養志若養口體末也○新安陳氏曰此章前以守身爲事親之本所以論其理及後實之以事則惟舉曾子之事親而守身不及焉雖曾子之戰兢臨履得正而斃尤善守身而辭未之及集註於此一節只曰此承上文事親言之然見曾子養志如此惟恐一毫拂其親之志欲子之不失其身尤父之志之大者一飲食間尙體承親志如此則立身行已間所謂身也者親之枝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其能謹守此身以承親志不言

可知矣南軒謂曾子能盡守身事親之道故舉其養親之事者最爲得之云

凡善當充惡當遏已之處心積慮宜然况將順父母之美者乎曾皙分物與人是他不吝之善心曾子先意承志曲全父善一飲食間尙且如此凡事之大於飲食者自在在不忍傷父之志可知故舉飲食一節而能不失其身以事親者皆可見矣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朱子曰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爲有餘哉○程子曰孟子云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爲事君若周公可也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嘗聞其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爲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又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親

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耳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為可乎

守身以事親大本立矣而守身之孝子豈但養口體已哉直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養口體養親者也養志養親而能體其志者也至於體其志則凡一動一靜一語一默孰非心乎父母之心而施之日用之間哉純孝之稱當不外是矣其曰若曾子者可也可者僅可而有

所未盡之辭也豈以曾子之孝為不足抑亦孝之量難滿在人子為之固不見為有餘耳

引此概言親志之當養也下即養志廣証之

禮內則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况於人乎

○養老之養上聲忠養之養去聲樂音洛處上聲

陳氏曰樂其心喻父母於道也不違其志能養志

也飲食忠養以上是終父母之身愛所愛敬所敬則終孝子之身也○嚴陵方氏曰怡聲而問所以樂其耳也柔色以溫所以樂其目也定於昏所以安其寢也省於晨所以安其處也以其飲食忠養之者益養親之道雖非卽飲食以能盡亦非舍飲食以能盡君子何以處之亦曰忠養之而已夫養之以物止足以養其口體養之以忠則足以養其志矣○西山真氏曰孝子愛敬之心無所不至故父母之所愛敬者雖犬馬之賤亦愛敬之况人乎

哉姑舉其近者言之若兄若弟吾父母之所愛也吾其可以不愛之乎若薄之是薄吾父母也若親若賢吾父母之所敬也吾豈可以不敬之乎若嫚之是嫚吾父母也推類而長莫不皆然若晉武惑馬統之讒不思太后之言而疎齊王攸唐高宗溺武氏之寵不念太宗顧託之命而殺長孫無忌皆禮經之罪人也

養父母之身而不忍傷終孝子之身而不忍傷則自始生以及沒世無非養志之日矣

禮祭義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
 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
 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
 成人之道也○奉上聲
 勝平聲
 陳氏曰和氣愉色婉容皆愛心之所發如執玉如
 奉盈如弗勝如將失之皆敬之所存愛敬兼至乃
 孝子之道故嚴威儼恪使人望而畏之是成人之
 道非孝子之道也

一段愛一段敬敬之中仍極乎愛之意故曰嚴
 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乃成人之道如是耳事親
 者愛固愛也敬亦愛也則可知養志之法矣

禮曲禮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陳氏曰先意承志也○疏曰雖聽而不聞父母之
 聲雖視而不見父母之形然常於心想像以見形
 聞聲謂父母將有教使已然

人子之事親也於有聲有形而體奉之已云孝
 矣茲更於無聲無形之際而體之純乎孝者也
禮內則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

陳氏曰子而孝父母必愛之婦而敬舅姑必愛之然猶恐其恃愛而於命或有所違也故以勿逆勿怠爲戒○朱子曰勿逆勿怠此謂不可變節以傷尊者平日慈愛之心也○東萊呂氏曰既孝敬矣何必戒其逆怠蓋孝敬之人事親至於與親相見則慢心易生恐或至於逆怠故在所戒

恐恃愛而有逆怠亦慮忽於不及覺耳家庭間徃徃有此故戒之

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

而待

○飲去聲食音嗣耆音嗜

陳氏曰嘗而待服而待皆謂俟尊者察其不耆不欲而改命之則或置之或藏去乃敢如已意也

待者待親之有改命也若無改命則終嘗之服之矣

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

陳氏曰尊者任之以事而已既爲之矣或念其勞又使他人代爲已意雖不以爲勞而不欲其代然

必順尊者之意而姑與之若慮其為之不如已意
 姑教使之及其果不能而後已復為之也○慶源
 輔氏曰既加之事又使人代之已雖不欲人代已
 然不可不順父母之命故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
 復之者終以身親之也

已不欲而姑與之而姑教使之不能勝而已復
 為之孝子曲以將養志之心也○勿逆勿怠必
 嘗而待必服而待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
 孝子之心亦幾費委曲矣總之不欲伸已之意

而必體親之志也

小學

張子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為父頑母嚚不近
 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必姑順之若親
 之故舊所喜當極力招致賓客之奉當極力營辦務
 以悅親為事不可計家之有無然又須使之不知其
 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為而不易則亦不安矣

皆去聲

○嚚音銀惡易

子之事親者人以為事親之身耳豈知事親之
 心為大乎事親之心者悅於親也不悅於親不

可以爲子不可以交友不可以事上不可以治
民不悅於親者中心戾也中心戾焉往而爲大
順之道乎根本旣潰欲枝葉條達勃然而生者
不可得也○敬禮之本也和樂之本也能敬且
和事親之本也事親事之本也易曰天地以順
動則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
罰清而民服順動者豫也豈有順動而不能致
親之豫者乎○子之養親也下氣怡聲問衣煖
寒疾痛苛養而敬抑搔之間所欲而敬進之柔
色以溫之養其和也心平氣和體信達順推之
天下必使物我各得其所矣人心樂易四海無
乖戾愁嘆之聲者通此志也夫
自事親爲大至此引言以見養志之道也

事親庸言卷四終


事親庸言卷五

朱陽竇克勤靜庵甫著

男

容莊
容邃
校梓

男女正第五

家人卦家人利女貞

朱子曰家人者一家之人卦之九五六二外內各得其正故為家人利女貞者欲正乎內也內正則外無不正矣

文王於家人繫彖辭獨著女貞之戒見女繫家
道之盛衰言此欲治家者先使女正乎內也女
正乎內者難男正乎外者易故舉治家之難者
獨及之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
大義也

朱子曰以卦體九五六二釋利女貞之義

文王繫家人彖獨戒女貞端風化之本也孔子
傳家人彖並舉男女正統一家之論也不於風

化端始教家之本不立不於家衆飭法紀家之
用不行故風化端而家衆又不可不整飭畫一
此有恩相與而不至於離有禮相接而不至於
瀆刑于之化君子所以宜其家人宜兄宜弟而
又且父子兄弟足法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朱子曰亦謂二五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
下定矣

朱子曰上爻初子五三夫四二婦五兄三弟以卦
畫推之又有此象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行下孟

反

朱子曰身修則家治矣

初九閑有家悔亡

朱子曰初九以剛陽處有家之始能防閑之其悔
亡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朱子曰志未變而豫防之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朱子曰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內者也故其
象占如此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嗃呼落反
嘻嘻悲反象

同

朱子曰以剛居剛而不中過乎剛者也故有嗃嗃
嚴厲之象如是則雖有悔厲而吉也嘻嘻者嗃嗃

之反吝之道也占者各以其德為應故兩言之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夫節者截然有制也家至失其節防範不立和
流無極非截然不亂之道矣家何以為家乎家
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嚴故嘻嘻無從生矣

六四富家大吉

朱子曰陽主義陰主利以陰居陰而在上位能富
其家者也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假更
白反

朱子曰假至也如假於太廟之假有家猶言有國
也九五剛健中正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王者以
是至於其家則勿用憂恤而吉可必矣蓋聘納后
妃之吉占而凡有是德者遇之皆吉也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程子曰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朱子曰上九以剛居上在卦之終故言正家久遠

之道占者必有誠信嚴威則終吉也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朱子曰謂非作威也反身自治則人畏服之矣

聖人於家人之終而戒之以反身修身教家之

道亟矣身之不修而欲家齊庸可得乎此聖人

重本教之意也

引家人全卦概言治家者使男女正之大義也

下分解之

禮喪服小記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

殺而親畢矣

○殺色介切

陳氏曰由已身言之上有父下有子宜言以一為

三而不言者父子一體無可分之義故惟言以三

為五謂因此三者而由父以親祖由子以親孫是

以三為五也又不言以五為七者蓋由祖以親曾

高二祖由孫而親曾孫玄孫其恩皆已疏畧故惟

言以五為九也由父而上殺之至高祖由子而下

殺之至玄孫是上殺下殺也同父則期同祖則大

功同曾祖則小功同高祖則總麻是旁殺也高祖

外無服故曰畢矣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

陳氏曰四廟謂高曾祖禘四親廟也始祖居中爲五并高祖之父祖爲七或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爲王者其禮制亦然○趙氏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旣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五世而遷之

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

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

○別必列反

陳氏曰別子有三一是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二是異姓公子來自他國別於本國不來者三是庶姓之起於是邦爲卿大夫而別於不仕者皆稱別子也爲祖者別於後世爲始祖也繼別爲宗者別子之後世世以適長子繼別子與族人爲百世不遷之大宗也繼禰者爲小宗謂別子之庶子以其長子繼已爲小宗而其同父之兄弟宗之也五

世者高祖至玄孫之子此子於父之高祖無服不可統其父同高祖之兄弟故遷易而各從其近者爲宗矣故曰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四世之時尙事高祖五世則於高祖之父無服是祖遷於上也四世之時猶宗三從族人至五世則不復宗四從族人矣是易宗於下也宗是先祖正體惟其尊祖是以敬宗也○疏曰族人一身事四宗事親兄弟之適是繼禰小宗也事同堂兄弟之適是繼祖小宗也事再從兄弟之適是繼曾祖小宗也事三從兄弟之適是繼高祖小宗也小宗凡四獨云繼禰者初皆繼禰爲始據初而言之也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

陳氏曰此繼適士立二廟祭禰及祖今兄弟二人一適一庶而俱爲適士其適之爲適士者固祭祖及禰矣其庶子雖適士止得立禰廟不得立祖廟而祭祖者明其宗有所在也

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

○爲去聲長上聲

陳氏曰庶子不得爲長子服斬衰三年者以已非

繼祖之宗又非繼禰之宗則長子非正統故也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

陳氏曰長中下殤見前篇蓋未成人而死者也無
後者謂成人未昏或已娶而無子而死者也庶子
所以不得祭此二者以已是父之庶子不得立父
廟故不得自祭其殤子也若已是祖之庶孫不得
立祖廟故無後之兄弟已亦不得祭之也祖廟在
宗子之家此殤與此無後者當祭祖之時亦與祭
於祖廟也故曰從祖祔食

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

陳氏曰庶子不得立禰廟故不得祭禰所以然者
明主祭在宗子廟必在宗子之家也庶子雖貴止
得供具牲物而宗子主其禮也上文言庶子不祭
祖是猶得立禰廟以其爲適士也此言不祭禰以
此庶子非適士或未仕故不得立廟以祭禰也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

○長上聲別必

列切

疏曰此論服之降殺親親謂父母也尊尊謂祖及

曾祖高祖也長長謂兄及旁親也不言卑幼舉尊長則卑幼可知也男女之有別者若為父斬為母齊衰姑姊妹在室期出嫁大功為夫斬為妻期之屬是也此四者於人之道為最大

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

疏曰服術有六其一是徒從徒空也與彼非親屬空從此而服彼有四者一是妾為女君之黨二是子從母服於母之君母三是妾子為君母之黨四是臣從君而服君之黨此四徒之中惟女君雖沒

妾猶服女君之黨餘三徒所從既亡則止而不服已止也屬者骨血連續以為親也亦有三一是子從母服母之黨二是妻從夫服夫之黨三是夫從妻服妻之黨此三從雖沒猶從之服其親也

禮大傳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

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音穆

別必列切

陳氏曰治理而正之也謂以禮義理正其恩之隆殺屬之戚疏也合會族人以飲食之禮次序族人

以昭穆之位上治下治旁治之道皆有禮義之別則人倫之道竭盡於此矣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

別○治平聲
別必列切

陳氏曰同姓父族也從宗從大宗小宗也合聚其族之親屬則無離散陵犯之事異姓他姓之女來婦者也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卑者為婦尊者為母以婦與母之名治婚姻交際會合之事名分顯著尊卑有等然後男女有別而無淫亂賊逆之禍也

禍也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屬音燭

陳氏曰屬聯也父之兄弟為伯叔父則其妻謂之伯叔母兄弟之子為從子則其妻謂之婦此於昭穆為宜弟之妻不可謂之為婦猶兄之妻不可謂之為母以系昭穆也故云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言皆不可也舊說弟妻可婦嫂不可

母失其指矣

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免。

音問殺色介切別必列切單音丹

陳氏曰四世高祖也同高祖者服總麻服盡於此矣故云服之窮也五世袒免謂共承高祖之父者相為袒免而已是滅殺同姓也六世則共承高祖之祖者并袒免亦無矣故曰親屬竭也上指高祖以上也姓為正姓氏為庶姓故魯姬姓而三家各自為氏春秋諸國皆然是庶姓別異於上世也戚親也單盡也因從兄弟恩親已盡各自為宗是戚單於下也殷人五世以後則相與通昏故記者設問云今雖周世昏姻可以通乎

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繫音計別必列切綴株衛切食音嗣

陳氏曰周禮大宗百世不遷庶姓雖別而有本姓世繫以聯繫之不可分別也又連綴族人以飲食之禮不殊異也雖百世之遠無通昏之事皆周道

所以為至而人始異於禽獸者也此是答上文設問之辭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

曰長幼六曰從服

○長上聲

疏曰親親者父母為首次妻子伯叔尊尊者君為首次公卿大夫名者若伯叔母及子婦弟婦兄嫂之屬出入者女在室為入適人為出及為人後者長幼者長謂成人幼謂諸殤從服者下文六等是也

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

陳氏曰屬親屬也子從母而服母黨妻從夫而服夫黨夫從妻而服妻黨是屬從也徒空也非親屬而空從之服其黨如臣從君而服君之黨妻從夫而服夫之君妾服女君之黨庶子服君母之父母子服母之君母是徒從也如公子之妻為父母期而公子為君所厭不得服外舅外姑是妻有服而公子無服如兄有服而嫂無服是從有服而無服

也公子爲君所厭不得爲外兄弟服而公子之妻則服之妻爲夫之昆弟無服而服娣姒是從無服而有服也妻爲其父母期重也夫從妻而服之三月則爲輕母爲其兄弟之子大功重也子從母而服之三月則爲輕此從重而輕也公子爲君所厭自爲其母練冠輕矣而公子之妻爲之服期此從輕而重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疏曰自用也仁恩也率循也親父母也等差也子孫若用恩愛依循於親節級而上至於祖遠者恩愛漸輕故名曰輕也義主斷割用義循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其義漸輕祖則義重故名曰重也義則祖重而父母輕仁則父母重而祖輕一輕一重宜合如是故云其義然也按喪服條例衰服表恩若高曾之服本應總麻小功而進以齊衰豈非爲尊重而然邪至親以期斷而父母三年寧不爲恩淡乎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句位也

陳氏曰君恩可以下施故於族人有合聚燕飲之禮而族人則皆臣也不敢以族屬父兄子弟之親而上親於君者一則君有絕宗之道二則以嚴上下之辨而杜篡代之萌也○石梁王氏曰詳註下文以十一字爲句然位也當自爲句蓋族人不敢戚君者限於位也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

陳氏曰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之所自出四字朱子曰衍文也凡大宗族人與之爲絕族者五世外皆爲之齊衰三月母妻亦然爲小宗者則以本親之服服之餘并說見前篇

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

○移去聲

陳氏曰三從兄弟同高祖故服總麻至四從則族屬絕無延及之服矣移讀爲施在旁而反之曰施

服之相為以有親而各以其屬為之服耳故云親者屬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

○中去聲樂音洛數音亦

陳氏曰祖之遷者逾遠宗之繼者無窮必知尊祖乃能敬宗收不離散也宗道既尊故族無離散而祭祀之禮嚴肅內嚴宗廟之事故外重社稷之禮知社稷之不可輕則知百官族姓之當愛官得其人則刑不濫而民安其生安生樂業而食貨所資上下俱足有恒產者有恒心倉廩實而知禮節故非心邪念不萌而百志以成乖爭陵犯不作而禮俗一致刑猶成也如此則協氣嘉生薰為太和矣豈不可樂乎詩周頌清廟之篇言文王之德豈不

光顯乎豈不見尊奉於人乎無厭教於人矣引此以喻人君自親親之道推之而家而國而天下至於禮俗大成其可樂者亦無有厭教也

禮內則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適音的舍如

字法聲

疏曰適子謂父母及祖之適子是小宗也庶子謂適子之弟宗子謂大宗子宗婦謂大宗子之婦

子弟猶歸罷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墜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

陳氏曰猶若也謂子弟中若有以功德顯榮而蒙尊上歸遺之以罷用衣服等物則必獻其上等者於宗子而自服用其次者若非宗子之爵所當服用而不可獻者則已亦不敢服用之以入宗子之門也加高也

上治下治旁治各得其恩義則不睽尊祖敬宗各重其本支則不亂此先王綱紀人倫維持百

代之善物也

自親親以三為五至此引言以見男女正之施於九族及尊祖敬宗者

論語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

證之○語去聲

朱子曰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

在其中矣○為去聲

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

順邪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

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禮曲禮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

習必有業○告音枯

陳氏曰出則告違反則告歸又以自外來欲省顏色故言面遊有常身不他往也習有業心不他用也

禮玉藻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

吐之走而不趨○唯上聲

陳子曰應辭唯速而恭諾緩而慢

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

疏節也 ○瘠才細反

陳氏曰易方則恐名已而莫知所在過時則恐失

期而貽親之憂瘠病也疏節謂常行疏畧之禮而

已非大節也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

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陳氏曰不能猶不忍也手之所持猶存其潤澤之

迹杯圈盛酒漿之器屈木為之若卮匱之屬也口

澤之氣亦謂常用以飲故口所潤澤猶有餘氣此

所以不忍讀不忍飲也

詩小雅小菀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螺贏負

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菽音叔采叶此禮反螟音真蛉音零螺音果贏音裸負

叶蒲美反似叶養里反

朱子曰興也中原原中也菽大豆也螟蛉桑上小

青蟲也似步屬蠛蠓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

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式用穀善也○

中原有救則庶民采之矣以興善道人皆可行也
螟蛉有子則螺贏負之以興不似者可教而似也
教誨爾子則用善而似之可也善也似也終上文
兩句所興而言也戒之以不惟獨善其身又當教
其子使為善也

小學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
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
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
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

高敦厚周密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
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
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
不願汝曹學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敦之士所謂刻
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
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好惡並去
聲樂音洛

小學漢昭烈將終救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
善小而不為

小學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

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惰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

○行去聲夫音扶

小學胡文定公與子書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立心以忠信不欺為主本行已以端莊清慎見操執臨事以明敏果斷辨是非又謹三尺考求立法之意而操縱之斯可為政不在人後矣汝勉之哉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為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

文定謂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為切要飲食之為要者淡薄養志而後可以蓄天下之理也男女之為要者不欺闇室而後可以成天下之務也從古聖賢為學之功由此起也信哉。孔子語葉公準乎情理之至也馬援以下四條規以理而不昵乎情之法也二者並用父子無賊恩之禍而有循理之樂矣

自葉公語孔子至此引言以明男女正之施於

父子者

論語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爲

去聲

朱子曰爲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瞶公薨而國人立蒯瞶之子輒於是晉納蒯瞶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瞶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朱子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卽乎人心之安旣而各得其

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蹠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爲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伯夷尊父命而以國統讓其弟不忍傷厥考之志也其處叔齊蓋於是而極矣叔齊重天倫而以國統讓其兄不敢決禮義之坊也叔齊之處伯夷蓋於是而極矣故從古聖賢處兄弟人倫之常者必以伯夷叔齊爲至區區細民爭財貨田產而傷天性之愛者獨不可聞夷齊之風而興起者乎

孟子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朱子曰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爲放也

萬章曰舜流其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

不仁封之有庫有庫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庫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庫音鼻

朱子曰流徙也其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圯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庫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庫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庫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此之謂也

朱子曰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庫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

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詩小雅常棣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

弟

○鄂五各反韡音偉弟待禮反

朱子曰興也常棣棣也子如櫻桃可食鄂鄂然外見之貌不猶豈不也韡韡光明貌○此燕兄弟之樂歌故言常棣之華則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韡韡乎凡今之人則豈有如兄弟者乎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

○懷叶胡威反哀薄

厚反

朱子曰賦也威畏懷思哀聚也○言死喪之禍他人所畏惡惟兄弟為相恤耳至於積尸哀聚於原

野之間亦惟兄弟為相求也此詩蓋周公既誅管
 蔡而作故此章以下專以死喪急難鬪鬪之事為
 言其志切其情哀乃處兄弟之變如孟子所謂其
 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者序以為閔
 管蔡之失道者得之而又以為文武之詩則誤矣
 春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歎

叶泥沿反歎音
 灘叶飽涓反

○春音積
 令音零難

朱子曰興也春令雖渠水鳥也况發語辭或曰當
 作况。春令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意故以起
 興而言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為之長歎息而
 已力或不能相及也東萊呂氏曰疎其所親而親
 其所疎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
 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疎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
 本心既得則由親及疎秩然有序兄弟之親既篤
 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雜施而不
 孫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
 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坐視與曰每有良
 朋况也永歎則非不憂憫但視兄弟急難為有差

等耳詩人之辭客有抑揚然常棣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悖

兄弟閱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閱許歷反務

音侮烝之承反戎叶而主反

朱子曰賦也閱闕狠也禦禁也烝發語聲戎助也

○言兄弟設有不幸闕狠於內然有外侮則同心

禦之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富辰曰兄弟雖

有小忿不廢懿親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生叶桑經反

朱子曰賦也上章言患難之時兄弟相救非朋友

可比此章遂言安寧之後乃有視兄弟不如友生

者悖理之甚也

儻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儻賓胤反飲於慮

反樂音洛

朱子曰賦也儻陳飫屢具俱也孺小兒之慕父母

也○言陳籩豆以醉飽而兄弟有不具焉則無與

共享其樂矣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好去聲翕音吸湛

音耽叶
持林反

朱子曰賦也翁合也。○言妻子好合如瑟琴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矣。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家叶古
胡反帑音

奴

朱子曰賦也帑子究窮圖謀亶信也。○宜爾室家者兄弟具而後樂且孺也樂爾妻帑者兄弟翁而後樂且湛也兄弟於人其重如此試以是究而圖之豈不信其然乎東萊呂氏曰告人以兄弟之當

親未有不以為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蓋莫不然。○朱子曰此詩首章畧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至於四章則又以其情意之甚薄而又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喪然後相救但有急難便當相助言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必共禦外侮其所以言之者雖若

益輕以約至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
至於五章遂言安寧之後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則
是至親不如路人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故下兩章
乃復極言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
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反覆窮極而驗其
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讀者宜深味之
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孔子曰父母其順矣乎由
斯以觀人人宜妻子和兄弟順父母太和洋溢
在宇宙間矣彼天地之清寧也唐虞之揖讓也
三代之德教也其義一也何嘗外父母兄弟妻
子而別有所謂道乎○舜與周公處人倫之變
舜之於象也則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孟子
以爲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又以爲彼以愛兄之
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程子曰人情天理
於是爲至朱子謂舜之心孟子有以知之矣周
公既誅管蔡其情急其音悲而卒不失天理人
情之正焉嗚呼此二聖者視伯夷叔齊蓋不同

矣然處之各得其當焉此所以為聖人人倫之至也

小學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已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已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已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已之子甚者至若仇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父衣去聲

○食父食音嗣夫音扶衣

錄此以見兄弟之道有缺即孝道有缺也則弟非離孝以為弟也明矣

自為衛君至此引言以見男女正之施於兄弟者

書虞書堯典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異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兪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子媯汭嬪于虞帝

曰欽哉

○媯俱爲反洎如稅反嬪音并

蔡氏曰朕古人自稱之通號吳氏曰巽遜古通用言汝四岳能用我之命而可遜以此位乎蓋丹朱既不肖羣臣又多不稱故欲舉以授人而先之四岳也否不通忝辱也明明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位者揚舉也側陋微賤之人言惟德是舉不拘貴賤也師衆錫與也四岳羣臣諸侯同辭以對也鰥無妻之名虞氏舜名也俞應許之辭予聞者我亦嘗聞是人也如何者復問其德之詳也岳曰四岳獨對也瞽無目之名言舜乃瞽者之子也舜父號瞽瞍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母舜後母也象舜異母弟名傲驕慢也諧和丞進也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爲姦惡也女以女與人也時是刑法也二女堯二女娥皇女英也此堯言其將試舜之意也莊子所謂二女事之以觀其內是也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爲尤切也釐理降下也媯水名在今河中府河東縣出歷

山入河爾雅曰水北曰汭亦小水入大水之名蓋
 兩水合流之內也故從水從內蓋舜所居之地嬪
 婦也虞舜氏也史言堯治裝下嫁二女于媯水之
 北使爲舜婦于虞氏之家也欽哉堯戒二女之辭
 卽禮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者况以天子之女
 嫁於匹夫尤不可不深戒之也

詩

國風召南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

車

○穠音濃與
 雝叶棣音第

朱子曰興也穠盛也猶曰戎戎也唐棣移也似白

楊肅敬雝和也周王之女姬姓故曰王姬○王姬
 下嫁於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
 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於是
 作詩以美之曰何彼戎戎而盛乎乃唐棣之華也
 此何不肅肅而敬雝雝而和乎乃王姬之車也此
 乃武王以後之詩不可的知其何王之世然文王
 太姒之教久而不衰亦可見矣

肅雝只贊車其範我馳驅和鸞有節卽肅雝也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子叶
 將里反

朱子曰興也李木名華白實可食舊說平正也武
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或曰平王即平王宜曰
齊侯即襄公諸兒事見春秋未知孰是○以堯李
二物與男女二人也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孫叶須倫反

朱子曰興也伊亦維也緡綸也絲之合而為綸猶
男女之合而為昏也

春秋 莊公十有一年冬王姬歸于齊

胡氏曰按周制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

王后一等禮亦隆矣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
姬下嫁曷為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倡
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雖
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
女何以異哉故舜為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
于虞西周王姬嫁於齊侯亦執婦道成肅雝之德
其詩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自秦而後尤欲尊君
抑臣為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
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王陽條奏世務指此

為失而長樂王回亦以其弊至父母不敢畜其子
舅姑不敢畜其婦原其意雖欲尊君抑臣為治而
使人倫悖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為治也其
流至此然後知春秋書王姬侯女同詞而不異垂
訓之義大矣

堯以天子之女而嬪于虞戒曰欽哉王姬下嫁
於諸侯而不至挾貴以驕夫家於車之肅雖見
之儼然文王太姒和樂恭敬之教也至春秋等
王姬於侯女而無異詞其當執婦道以宜其家
人也豈以王侯士庶而有異哉蓋通天下萬世
而可知所取則矣

詩周南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

述○雎音疽窈音杏
窕徒了反述音求

朱子曰興也關關雌雄相應之和聲也雎鳩水鳥
一名王雎狀類鳧鷖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
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為摯而有
別列女傳以為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蓋其
性然也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水中可居之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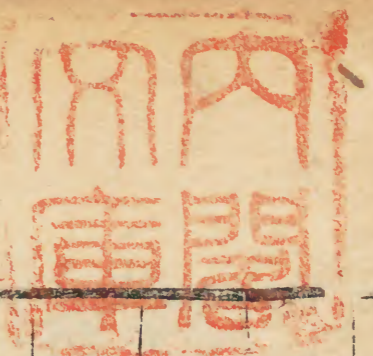
窈窕幽間之意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稱蓋指文王之妃太姒為處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王也好亦善也逮匹也毛傳云摯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妣氏以為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言彼關關然之睢鳩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睢鳩之情摯而有別也漢匡衡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化之端也可謂善說詩矣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初金反差初宜反荇音杏服叶蒲北

反輾音展

朱子曰興也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荇接余也根生水底莖如釵股上青下白葉紫赤圓徑寸餘浮在



水面或左或右言無方也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
或寤或寐言無時也服猶懷也悠長也輾者轉之
半轉者輾之周反者輾之過側者轉之留皆卧不
安席之意○此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
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
寐不忘以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
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故其憂思之
深不能自已至於如此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
左右采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邈樂音洛

朱子曰興也采取而擇之也芼熟而薦之也琴五
弦或七弦瑟二十五弦皆絲屬樂之小者也友者
親愛之意也鐘金屬鼓革屬樂之大者也樂則和
平之極也○此章据今始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
既得之則當采擇而享芼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既
得之則當親愛而娛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
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

詩經卷五

三

尊奉之意不能自已又如此云○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愚謂此言爲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蓋德如雉鳩摯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瑟鐘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獨其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恨然學者姑卽其辭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大上者民之父母后夫入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詩

召南采芣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

事

○事叶
上正反

朱子曰賦也于於也芣白蒿也沼池也沚渚也事祭事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或曰芣所

以生蠶蓋古者后夫人有親蠶之禮此詩亦猶周南之有葛覃也

于以采蘋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朱子曰賦也山夾水曰澗宮廟也或曰卽記所謂

公桑蠶室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被音備
僮音同還

旋音

朱子曰賦也被首飾也編髮爲之僮僮竦敬也夙

早也公公所也祁祁舒遲貌去事有儀也祭義曰

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敬

之無已也或曰公卽所謂公桑也

詩 召南采蘋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

潦

○潦音老

朱子曰賦也蘋水上浮萍也江東人謂之蘋濱厓

也藻聚藻也生水底莖如釵股葉如蓬蒿行潦流

潦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

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盛音成
筥音舉錡

音盥 釜 音父

朱子曰賦也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蓋粗熟而淹以爲俎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此足以見其循序有常嚴敬整飭之意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下叶後 五反齊音

齋

朱子曰賦也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室牖下室西南隅所謂與也尸主也齊敬貌季少也祭祀之禮主婦主薦豆實以菹醢少而能敬尤見其質之美而化之所從來者遠矣

文王后妃德不嘗有得之則有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情關睢幽閒貞靜之全體也斯爲至矣采蘋南國被文王后妃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也其曰夙夜在公從公侯也合敬於公侯修其職不懈也采蘋南國被文王后妃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也其曰有齊季女薦豆之主婦少而能敬也中饋之道於斯著矣○諸侯之繼體世爲諸侯者嫡子也其別子

始爲大夫者乃大夫之始祖也繼別子者大宗也立宗室以祀之者百世不遷也大夫之別子者繼禰之小宗也不得祀於宗室也名分嚴矣

書周書牧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蔡氏曰索蕭索也牝雞而晨則陰陽反常是爲妖孽而家索矣

春秋桓公十有八年公會齊侯于濼

○濼音洛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胡氏曰與者許可之詞曰與者罪在公也按齊詩惡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而其詞曰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言公於齊姜委曲順從若水從地無所不可故爲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止夫不夫則婦不婦矣乾者夫道也以乘御爲才坤者婦道也以順承爲事易著於乾坤述其理春秋施於桓公見其用

合書春秋三條觀之夫道之不盡著矣

詩鄘風汎彼栢舟在彼中河髮彼兩髦實維我儀之
死矢靡宅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髮音苞儀叶牛何反宅音拖天叶鐵因

反只音
概下同

朱子曰興也中河中於河也髮髮垂貌兩髦者剪
髮夾凶子事父母之飾親死然後去之此蓋指共
伯也我共姜自我也儀匹之至矢誓靡無也只語
助辭諒信也○舊說以為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
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此以自誓
言栢舟則在彼中河兩髦則實我之匹雖至於死
誓無宅心母之於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而何其
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疑時獨母在或非父意
耳

汎彼栢舟在彼河側髮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
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慝音忒

朱子曰興也特亦匹也慝邪也以是為慝則其絕
之甚矣

春秋莊公十有二年春王正月紀叔姬歸于鄘
胡氏曰莊公四年紀侯去國叔姬至此始歸于鄘

者紀侯方卒故叔姬至此然後歸爾歸者順詞以宗廟在鄆歸奉其祀也魯爲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旣亡矣不歸于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焉是故其歸于鄆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修經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姜同垂不朽爲後世勸若夏侯令女曹爽之弟婦也寡居守志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而曰曹氏全盛之時尙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聞者爲之感動其聞叔姬之風而興起者乎

莊公二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胡氏曰紀已滅矣其卒之何見紀侯去國終不能自立異於古公直父之去故特書叔姬卒而不卒紀侯以明其不爭而去則可能使其民從而不釋則微矣

特書叔姬卒嘉全節守義無睽婦道者也責紀侯緩矣去國而使民從之勢固有所不能爾

莊公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胡氏曰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紀侯既卒不歸宗國而歸於鄆所謂秉節守義不以亡故而睽婦道者也故繫之於紀而錄其卒葬先儒謂賢而得書是也賢而得書所以為後世勸也

合詩春秋四條觀之婦道之能盡著矣

中庸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朱子曰造端乎夫婦極其近小而言也察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也蓋夫婦之際隱微之間尤可見道不可離處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以戒謹恐懼

之實無不至矣易首乾坤而成恒胡登反詩首關雎

而戒淫佚書記釐陵之反降禮謹大昏皆此意也○

又曰造端乎夫婦言至微至近處及其至也言極盡其量夫婦則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玩狎之地自欺於人所不知之境人倫大法雖講於師友之前亦未保其不壞於幽隱之處倘知造端之重隱微之際戒慎恐懼則是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為力而有功矣

道至察天地可謂極其遠且大者矣而其起頭
做功夫處則起於夫婦居室之間然則幽暗之
中衽席之上天命之流行存焉於此褻而慢之
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故為窮理盡性之學者必
於此處精以察之而敬以體之也

詩大雅生民之什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

爾景福 ○福叶
筆力反

朱子曰賦也德恩惠也君子謂王也爾亦指王也
○此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言享其飲食恩意之
厚而願其受福如此也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明叶
謨郎反

朱子曰賦也殽俎實也將行也亦奉持而進之意
昭明猶光大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倣公尸嘉告 ○倣尸六
反告叶姑

反沃

朱子曰賦也融明之盛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朗
虛明也令終善終也洪範所謂考終命古器物銘
所謂令終令命是也倣始也公尸君尸也周稱王

而尸但曰公尸蓋因其舊如秦已稱皇帝而其男
女猶稱公子公主也嘉告以善言告之謂報辭也
蓋欲善其終者必善其始今固未終也而既有其
始矣於是公尸以此告之

其告維何邊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嘉叶居何反儀叶

牛何反

朱子曰賦也靜嘉清潔而美也朋友指賓客助祭
者說見楚茨篇攝檢也○公尸告以汝之祭祀邊
豆之薦既靜嘉矣而朋友相攝佐者又皆有威儀

當神意也自此至終篇皆述尸告之辭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時叶上止反

子叶獎里反

朱子曰賦也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祀之終
有嗣舉奠匱竭類善也○言汝之威儀既得其宜
又有孝子以奉奠孝子之孝誠而不竭則宜永錫
爾以善矣東萊呂氏曰君子既孝而嗣子又孝其
孝可謂源源不竭矣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壺音韻叶困俊反

亂音孕

朱子曰賦也壺宮中之巷也言深遠而嚴肅也祚福祿也亂子孫也錫之以善莫大於此

其亂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被音備

朱子曰賦也僕附也○言將使爾有子孫者先將使爾被天祿而為天命之所附屬下章乃言子孫之事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釐音離子叶獎里

反

朱子曰賦也釐予也女士女子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為之妃也從隨也謂又生賢子孫也

既醉之詩父兄之所以答行葦也述公尸之嘉告首曰遵豆靜嘉言薦之祖考者物潔而美也此足以見祭祀之誠敬矣本在是也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言君子為孝子其嗣子亦孝而永錫以善也又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祿亂言室家之深遠而嚴肅者君子居之永錫以善者祿而福祿亂而子孫也錫類無

大於此者矣其言錫胤也先言景命有僕至八
章則曰其僕維何釐爾女士又言必生淑女使
爲之妃原子孫所從出也曰釐爾女士從以孫
子遂指言永錫而胤之實也噫公尸嘉告告以
籩豆靜嘉矣始美以孝子錫類告以永錫祚胤
矣更原於釐爾女士其意豈不深遠哉君子之
治家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身範端祭服
誠居家理子孫衆而多賢家道成矣所以詩人
述公尸之嘉告必原於女士反覆於孫子而樂
爲君子祝禱之也○旣醉之詩願君子受福鴻
多靡弗至矣末總以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期之
可見子孫之賢聖必由於妃匹之貞靜則夫婦
之所繫亦大矣夫婦之道得而景命之有僕卽
於賢子孫之誕降引伸之故夫婦之道不可一
日而有虧焉者也再錄旣醉全詩使之詳覽而
興起焉

自咨四岳至此引言以見男女正之施於夫婦
者

事親庸言卷五終

事親庸言卷六

朱陽寶克勤靜庵甫著

男

容莊 校梓
容邃

男女正第六

論語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

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

亦曰君夫人

朱子曰寡寡德謙辭

夫人體統尊而名分嚴勝妾於是不敢上千矣

禮曲禮取妻不取同姓○取去聲

鄭氏曰為其近禽獸

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陳氏曰卜其吉凶

妻曰取妾曰買貴賤昭然矣綱常其可紊乎

詩邶風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朱子曰比也綠蒼勝黃之間色黃中央土之正色

間色賤而以為衣正色貴而以為裏言皆失其所

也已止也○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

故作此詩言綠衣黃裏以比賤妾尊顯而正嫡幽

微使我憂之不能自已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朱子曰比也上曰衣下曰裳記曰衣正色裳間色

今以綠為衣而黃者自裏轉而為裳其失所益甚

矣亡之為言忘也

綠兮綠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訖兮○女音汝治平聲訖

音尤叶于其反

朱子曰比也女指其君子而言也治謂理而織之也俾使說過也○言緣方為絲而女又治之以比妾方少艾而女又嬖之也然則我將如之何哉亦思古人有嘗遭此而善處之者以自勵焉使不至於有過而已

反 絺兮綌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凄音妻風叶為愔

朱子曰比也凄寒風也○絺綌而遇寒風猶已之過時而見棄也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真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

春秋 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

之賵○咺音烜賵方鳳反

胡氏曰上古應時稱號故其名三變春秋以天自處創制立名繫王於天為萬世法其義備矣冢宰稱宰咺者名也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仲子惠公之妾爾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是加冠於履人道之大經拂矣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

紀法之守也議紀法而脩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頒紀法而行諸邦國之間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賙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或曰僖公之母成風亦莊公妾也其卒也王使榮叔歸含且賙其葬也至使召伯來會葬下賙諸侯之妾而名其宰榮召何以書字而不名也於前賙仲子則名冢宰於後葬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

天王下賙諸侯之妾是成之乎其爲夫人也嫡妾之分自此紊矣故曰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王不稱天冢宰書名春秋嚴斧鉞之法也

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

○仲子桓母也

胡氏曰考者始成而祀也其稱仲子者惠公欲以愛妾爲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爲嫡子聖人以為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爲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故因其來賙而正名之曰仲子之賙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衆妾之分定矣隱公攝讓之實辨

矣桓公篡弑之罪昭矣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
歿則以謚繫號以姓繫謚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歿
不稱謚單舉姓字者妾也凡宮廟非志災失禮則
不書

禮庶子爲君始爲其母築宮君不親祭而以公
子主之尊宗廟也桓未爲君隱爲築宮以祭其
母非禮也於是正仲子之名而嫡妾之分不容
掩矣

初獻六羽

胡氏曰初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謂之佾而曰
羽者佾于羽之總稱也羽以象文德于以象武功
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
初者事之始魯僭天子之禮樂舊矣是成王過賜
而伯禽受之非也用於太廟以祀周公已爲非禮
其後羣公皆僭用焉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羣廟
而降用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諸侯
僭於上大夫僭於下故其末流季氏八佾舞於庭
而三家者以雍徹上下無復辨矣聖人因事而書

所以正天下之大典

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胡氏曰按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踐其位則行其禮奏其樂故雍禘太祖周頌也而其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周公人臣不踐其位魯侯國而用天子之禮亂名犯分莫大乎是故夫子志之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魯侯國而以王禮祀大廟是誣僞不誠

非所以事乎其先矣故夫子傷之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夫灌以降神乃祭之始而已不欲觀是自始至終皆非禮矣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夫人者風氏也初成風聞季友之錄遂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強矣於成風則舉大事於始祖之廟立以爲夫人而嫡妾亂矣以私勞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稱姓氏其

賤深矣

成風爲僖公妾母其嫁也既非廟見自不得與於祭矣僖公欲尊崇其母故因禘祭用天子之禮致於太廟而使之與祭雖曰崇母其輕社稷甚矣故夫人不稱姓氏以深賤之

春秋文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胡氏曰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矣語曰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蓋敵體之稱也若夫妾媵則非敵矣其生亦以夫人之名稱號之其沒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非所以正其分也以妾媵爲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爲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越禮至是不亦悖乎夫禮廢子爲君爲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於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實書不爲異辭謹禮之所由變也

文公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榮叔周大夫也榮

采地叔字舍戶暗反

禮記

卷六

七

胡氏曰珠玉曰含車馬曰賵歸含且賵者厚禮妾母也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春秋繫王於天以定其名號者所履則天位也所治則天職也所勅而惇之者則天之所叙也所自而庸之者則天之所秩也所賞所刑者則天之所命而天之所討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者今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賵焉而成之爲夫人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是謂弗克若天而惇其道非小失耳故特不稱天以謹之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胡氏曰仲子雖聘非惠公之嫡也春秋之初尙以爲疑故別爲立宮而羽數特異此雖非禮之正然不祔於姑猶有辨焉至是成風書葬乃有二夫人祔廟而亂倫易紀無復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

○召伯天子卿也召采地音邵伯爵也

林氏曰王不稱天於追錫桓公見之至是再見貶也且文武之教著於南雅莫急於君夫人也桓以

少篡長成風以庶亂嫡王道熄矣而莊襄不能正
 又從而褒賞之是以天命施之天討也是故皆不
 稱天○胡氏曰王臣下聘桓公冢宰書名示貶而
 大夫再聘則無譏焉或以為從同同也或以為同
 則書重也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既不稱天
 矣又使召伯來會葬又與貶焉何也歸含且賵施
 於妾母已稠疊矣又使卿來會葬恩數有加焉是
 將祔之於廟也而致禮於成風盡矣聘一也含賵
 而又葬則其事益隆亂人倫廢王法甚矣再不稱
 天者聖人於此尤謹其戒而不敢畧也

文公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衣服曰襚音遂

胡氏曰秦人歸襚而曰僖公成風者非兼襚也亦
 猶平王來賵仲子而謂之惠公仲子爾仲子惠公
 之妾也然則成風亦莊公之妾曷不書曰來歸莊
 公成風之襚乎曰寵愛仲子以妾為妻者惠公也
 故書惠公仲子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夫者當明夫
 道不可亂嫡妾之分以卑其身尊崇風氏立為夫
 人者僖公也故書僖公成風所以正後世之為人

事親屬言 卷六
子者當明子道不可行僭亂之禮以賤其父聖人
垂戒之義明矣

春秋重嫡妾之分仲子惠公之妾也天王使宰
咺歸賵瀆禮甚矣成風莊公之妾也王使歸舍
且賵使來會葬其瀆禮也不尤甚乎夫成風之
爲夫人也莊公志之而僖公成之也僖公止知
崇其母爲夫人而不虞卑其父以輕宗廟所謂
人情溺於所愛而不能撤其蔽則惑之尤者也
齊桓葵丘之會仗大義以明天子之禁其初命

日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辭嚴義正諸
侯凜服奈何魯爲秉禮之國而以妾爲妻亂先
王之典章犯天下之名義一至是哉春秋於成
風之卒葬一一書之而不遺猶於紀叔姬之卒
葬悉列之於冊其道一而已矣然則一勸一懲
而夫婦之倫重矣妻妾之分嚴矣
自邦君之妻至此引言以見男女正之施於妻
妾者

禮內則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

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舅沒則姑老家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家婦

陳氏曰老謂傳家事於長婦也然長婦猶不敢專行故祭祀賓客之事必稟問焉介婦衆婦也

舅姑使家婦母怠不友無禮於介婦

石梁王氏曰友謂當作敢者是○劉氏曰使以事使之也母禁止辭不友者不愛也無禮者不敬也言舅姑以事命家婦則家婦當自任其勞不敢怠於勞而怨介婦不助已遂不愛敬之也

舅姑若使介婦母敢敵耦於家婦

劉氏曰敵耦者欲求分任均勞之意言舅姑若以事使介婦爲之則介婦亦當自任其勞不可謂已與家婦爲敵耦欲求均配其勞也

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

陳氏曰又言介婦之與家婦分有尊卑非惟任事母敢敵耦亦且不敢比肩而行不敢並受命於尊者不敢並出命於卑者蓋介婦當請命於家婦也坐次亦必異列

吾觀舅沒姑老冢婦每事必請於姑而介婦又必請於冢婦者蓋冢婦繼姑之統當室介婦敬姑故敬冢婦也其庶子嚴父無敢於長兄之前行慢者乎又觀舅姑使冢婦而冢婦不至不友無禮於介婦者此冢婦之禮嗣姑之慈也兄友其弟之道也又觀舅姑使介婦而介婦不敢敵耦於冢婦不惟不敢敵耦且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者此介婦之禮明有尊也弟敬其兄之道也誰謂妯娌不宜如兄弟之友愛乎

小學

柳開仲塗曰皇考治家孝且嚴旦望弟婦等拜

堂下畢卽上手低面聽我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致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讎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爲婦人言所惑吾見多矣若等寧有是耶退則惴惴不敢出一語爲不孝事開輩抵此賴之得全其家云

自父母雖沒至此引言以見男女正之施於妯娌者

禮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子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而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而喪喪明喪爾之喪去聲餘如字女音汝與平聲離去聲索悉各反

陳氏曰以哭甚故喪明也洙泗魯二水名西河子夏所居索散也久不親友故有罪而不自知○張子曰子夏喪明必是親喪之時尙強壯其子之喪氣漸衰故喪明然而曾子之責安得辭也疑女於夫子者子夏不推尊夫子使人疑夫子無以異於子夏非如曾子推尊夫子使人知尊聖人也○方氏曰子夏不尊於師而尊於己不降於親而降於子猶以爲無罪此曾子所以怒之也然君子以友輔仁子夏之至於三罪者亦由離朋友之羣而散居之久耳以離羣故散居也

人之於親也專所愛懼其蔽於所愛子夏喪親無聞喪子失明蔽於所愛也愛親之心不足也曾子嘗告華元曰孝衰於妻子不使移其親愛之心於其所溺也曾論所載夫子告子夏曰色難作其愛也曾子讀喪禮泣下曰往而不可返者親也子欲養而親不逮是故椎牛而祭墓不

如鷄豚之逮親存也吾初爲吏祿不過鐘釜尙猶欣然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歿之後吾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棖題三

圍轉轂百乘猶北面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

逮吾親也噫事親若曾子者蓋心乎愛如一日也他不得而奪之矣

小學 疏廣爲太子太傅上疏乞骸骨加賜黃金二十

斤太子贈五十斤歸鄉里日令家供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尙有幾斤趣賣以供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信愛者曰子孫冀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卽以間暇時

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旣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王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

如疏公此等制行求之後世安可多得哉明羅文恭公洪先廷對擢第一人其外舅喜曰吾婿幹此大事公面頊發赤徐對曰事業更有許六在此奚足爲大事是日猶袖米與友聯床蕭寺中講學其後侍父副憲公於家訓公不殊童稚言動少錯辭色必厲客至令衣冠行酒拂席授几公忻忻從事前輩器量之弘家法之嚴如羅公者猶或庶幾今人幾曾見傲而爲之噫吾不知其遺之後人者居何等矣

小學龐公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候之龐公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

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遺去聲

小學 崔玄暉母盧氏嘗誡玄暉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亥馭曰兒子從官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貨貨克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以為確論此見親表中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

獨不內愧於心玄暉遵奉教誡以清謹見稱

暉音葦

好消息惡消息透此關豈但仕宦中豪傑是即聖賢矣

小學 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為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常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乃與後主言成

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
 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
 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
 此輩人真可謂大丈夫矣

○相調去聲治平聲長上聲

今之治家者多以財貨遺子孫愚謂不如以清
 白遺子孫試觀諸葛武侯起自茅廬三顧卒至
 宰割鼎分擁將相之重權受朝廷之專託在常
 人當之未有不思遺子孫以厚實者乃其戒子
 曰非淡薄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又與後

王言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
 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
 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
 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似此公者以語於事君
 則忠以語於事親則孝以語於訓子則誠慈矣
 豈不巍然命世之人豪也哉人思遺子孫以令
 名則宜深味武侯之言尙倣武侯之行矣

小學

呂榮公張夫人待制諱盈之之幼女也最鍾愛
 然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

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時張公已為待制河北都轉
運使矣及夫人嫁呂氏夫人之母申國夫人姊也一
日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
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

小學柳玘曰王相國涯方居相位掌利權竇氏女歸

請曰玉工貨一釵奇巧須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
我一月俸金耳豈於女惜但一釵七十萬此妖物也
必與禍相隨女子不復敢言數月女自婚姻會歸告
王曰前時釵為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歎曰

馮為郎吏妻之首飾有七十萬錢其可久乎未幾馮

為賈相餽蒼頭所害○相去聲
女音汝

前父子條大約言子事父父戒子之道此子女
條則又言父母所遺於子女者宜遺之以安而
不宜遺之以危也

自子夏喪其子至此引言以見男女正之施於
子女者

論語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

之則怨○近孫遠
並去聲

朱子曰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
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輔氏曰
此等雖有難養之情君子則有養之之道莊以涖
之則禮有以消其不孫之心慈以畜之則仁有以
弭其易怨之意莊慈其不近不遠之中道乎

莊以涖之裁之以義也慈以畜之隆之以恩也
恩義二者育下之善道也舍是二者無別法矣
吾觀家衆之難齊也有高曾祖父伯叔及諸祖
母母伯母叔母皆其上乎我者也兄嫂妻妾弟

弟婦處乎上下之間者也子姪孫曾玄及諸婦
諸孫婦並男女僕役皆其下乎我者也有
一處之不當其則焉難以久矣上乎我者敬之下乎
我者範之敬則不怠範則有禮是自處之道也
楊雄曰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自
治者脩身之謂也治人者上下使之各得其分
誼也若責上責下而已處乎中弗極其所以格
上下者豈君子治家之道乎
引此段以見男女正之施於僕隸者

禮曲禮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別必列切

疏曰五服之內大功以上服麤者為親小功以下服精者為疏若妾為女君期女君為妾若服之則太重降之則有舅姑為婦之嫌故全不服是決嫌也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請若喪父而無服是決疑也本同今異姑姊妹是也本異今同世母叔母及子婦是也得禮為是失禮為非若主人未小斂子游禭裘而弔得禮是也曾子襲裘而弔失禮非也

禮曲禮男女不雜坐不同櫛柳不同巾櫛不親授。音移柳音架

陳氏曰內則註云直者曰櫛橫者曰柳柳與架同置衣服之具也巾以浣潔櫛以理髮此四者皆所以遠私褻之嫌

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
陳氏曰不通問無問遺之往來也諸母父妾之有子者漱浣也裳賤服不使漱裳亦敬父之道也

外言不入於柩內言不出於柩

柩同

陳氏曰柩門限也內外有限故男不言內女不言

外

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

陳氏曰許嫁則繫以纓示有所繫屬也此與幼所

佩香纓不同大故大事也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

陳氏曰女子子重言子者別與男子也專言兄弟

者遠同等之嫌

男女嫌疑之際在尊長卑幼差可緩惟同等則

易至瀆亂故遠之宜亟特標曰兄弟弗與同席

而坐弗與同器而食義至精矣

禮檀弓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

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

而厚之者也

推他同切遠去聲

方氏曰兄弟之子雖異出也然在恩為可親故引

而進之與子同服嫂叔之分雖同居也然在義為

可嫌故推而遠之不相爲服姑姊妹在室與兄弟
姪皆不杖期出適則皆降服大功而從輕者蓋有
受我者服爲之重故也言其夫受之而服爲之杖
期以厚之故於本宗相爲皆降一等也

禮

內則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
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句奠之而后取之

陳氏曰男正位乎外不當於外而言內庭之事女
正位乎內不當於內而言柵外之事惟喪祭二事
乃得以器相授受者以祭爲嚴肅之地喪當急遽
之時乃無他嫌也非此二者則女必執篚使授者
置之篚中也皆坐男女皆跪也授者跪而置諸地
則受者亦跪而就地以取之也

外內不共井不共溲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
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
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
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溲
音通

陳氏曰溲浴室也不嘯不指謂聲容有異駭人視
聽也舊讀嘯爲叱今詳嘯非家庭所發之聲宜其

不可叱或有當發者如見非禮舉動安得不叱以
傲之乎讀如本字為是擁猶障也由右由左見王
制

內則二節通論男女授器食用服御行路之有
別也

禮內則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此自幼時早示以有別之禮也

禮坊記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

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必別

切

陳氏曰疑者惑而未決微者隱而不明惟禮足以
章明之分別之也

禮坊記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

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

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見音現辟音避遠去聲

陳氏曰寡婦之子見曲禮避遠者以避嫌故遠之

也

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為民紀故男女授受

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猶淫泆而亂於族

陳氏曰諸侯不內娶若下娶本國卿大夫士之女則是如漁者之於魚但以貪欲之心求之也故云漁色荒於色則紀綱弛民之昏禮亦因之而廢故遠色者所以立民之紀使不以色而廢禮亂常也餘並見前

國語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闕仲尼聞之以為別於男女之禮矣

此親而尊者亦謹於禮而遠嫌也

詩邶風 瑟音秘 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

變彼諸姬聊與之謀 ○靡音米思叶新齋反 變音鬱謀叶謨瑟反

朱子曰興也瑟泉水始出之貌泉水即今衛州其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而東南來注之變好貌諸姬謂姪娣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言瑟然

之泉水亦流于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無日而
不思矣是以卽諸姬而與之謀爲歸衛之計如下
兩章之云也

出宿于涉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

姑遂及伯姊

○涉音濟餞音踐禰音
你遠去聲姊叶樊里反

朱子曰賦也涉地名飲餞者古之行者必有祖道
之祭祭畢處者送之飲於其側而後行也禰亦地
名皆自衛來時所經之處也諸姑伯姊卽所謂諸
姬也○言始嫁來時則固已遠其父母兄弟矣况

今父母旣終而復可歸哉是以問於諸姑伯姊而
謀其可否云耳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
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牽還車言邁邁臻于衛

不瑕有害

○干叶居焉反牽音轄叶
下介反還音旋邁市專反

朱子曰賦也干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脂
膏塗其牽使滑澤也牽車軸也不駕則脫之設之
而後行也還回旋也旋其嫁來之車也邁疾臻至
也瑕何古音相近通用○言如是則其至衛疾矣

然豈不害於義理乎疑之而不敢遂之辭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

以寫我憂

○歎叶宅涓反
漕叶徂侯反

朱子曰賦也肥泉水名須漕衛邑也悠悠思之長

也寫除也○既不能歸然其思衛地不能忘也安

得出遊於彼而寫其憂哉○楊氏曰衛女思歸發

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義禮也聖人著之於經

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

能自克者知所處矣○朱氏曰禮緣人情而為之

也則父母其本根兄弟其同氣皆人情之不可忘

者而何不可以寧兄弟也曰人情有出於天理之

公有出於人欲之私據禮女子已嫁而反兄弟不

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以厚別也使父母没而歸

寧則誰為之主乎聖人於此寧以義斷恩所以存

天理而遏人欲也而猶有禽獸其行如齊襄魯桓

夫人之所為者然後知聖人制禮為萬世無弊者

矣

詩 鄘風載馳載驅歸言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

夫跋涉我心則憂

○驅叶祛尤反
漕叶徂侯反

朱子曰賦也載則也弔失國曰唁悠悠遠而未至之貌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宣姜之女為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亾馳驅而歸將以唁衛侯於漕邑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為憂也既而終不果歸乃作此詩以自言其意爾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閔

朱子曰賦也嘉臧皆善也遠猶忘也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也閔閉也止也言思之不止也○言大夫既至而果不以我歸為善則我亦不能旋反而濟以至於衛矣雖視爾不以我為善然我之所思終不能自已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蟲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

衆穉且狂

○蟲音盲叶謨郎反
行叶戶郎反穉音疑

朱子曰賦也偏高曰阿丘蟲貝母也王瘵鬱結之疾善懷多憂思也猶漢書云岸善萌也行道尤過

也○又言以其既不適衛而思終不止也故其在塗或升高以舒憂想之情或采蠶以療鬱結之疾蓋女子所以善懷者亦各有道而許國之衆人以爲過則亦少不更事而狂妄之人爾許人守禮非穉且狂也但以其不知已情之切至而言若是爾然而卒不敢違焉則亦豈真以爲穉且狂哉

我行其野芄芄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芄音蓬麥叶訖力反尤叶于其反

思叶新齋反

朱子曰賦也芄芄麥盛長貌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極至也大夫卽跋涉之大夫君子謂許國之衆人也○又言歸途在野而涉芄芄之麥又自傷許國之小而力不能救故思欲爲之控告于大邦而又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大夫君子無以我爲有過雖爾所以處此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之爲愈也○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亾故也○朱子曰聖人錄泉水於

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為可謂智乎

魯人以不可學柳下惠之可真所謂善學柳下惠者矣後人多以可學柳下惠之可斯無往而不可不以不可學魯人之不可斯無在而非不可烏容不早辯哉

左傳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柯澤鄭地名楚子還

過鄭文公夫人勞之夫人芊氏楚女姜氏齊女也楚子使師緝示之俘馘師得囚也馘所截耳也君子曰非禮也言楚鄭皆非禮婦人送

迎不出門送迎賓客不出中門此統言二夫人也見兄弟不踰闕接見兄弟

不出門限此專言芊氏與楚子為兄以見鄭之非禮也戎事不邇女器言俘馘非近婦

人之物以見楚之非禮也楚子入饗于鄭九獻用上公之禮九獻酒而禮畢庭

實旅百旅數也庭中所陳之實品數有百加籩豆六品食物六品加於籩豆也竹

器曰籩木器曰豆饗畢夜出文芊送于軍文夫人芊氏送楚子于軍取鄭

二姬以歸楚子取文芊所生二女以歸叔詹曰叔詹鄭大夫楚王其不

没乎言楚子必不得其死為禮卒於無別言取二甥女是無別也無別不

可謂禮男女無別何以為禮將何以没無禮則危故知不得其死諸侯是以

知其不遂霸也楚成王後為商臣所弑○芊彌爾反彼別列反

鄭楚無男女之別文芊不守不踰閫之禮楚子更取二甥女以歸蕩志如此何以爲國禍不旋踵而及宜哉

小學

晉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

以爲貶議坐是沉滯坎坷終身嫌疑之際不可不慎

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條件固自多端其關係處尤在男女嫌疑之際不惟家居宜謹卽親黨亦宜致嚴如一家中嫂叔不通問不親授器弟婦避夫之兄姪婦避夫之伯叔翁婦雖不相

避婦在翁前不屢言婦行翁前趨而過皆以明有禮也親黨間如妻之姊妹妻之兄弟婦最宜避嫌雖終身不謀面可也蓬門華戶謔浪笑傲雖其夫在傍往往形爲戲慢之言而不以爲怪此風俗之靡也君子所宜正焉此一端乃正家節目之大者故特申言之

自夫禮者所以定親疏至此引言以見男女正之嚴於遠嫌者

自親親以三爲五至此引言總明治家者使男

女正之大義也

事親庸言卷六終

事親庸言卷七

朱陽竇克勤靜庵甫著

男

容莊 容邃 校梓

不敢專第七

禮祭統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

○大音泰鄉去聲舍音釋

疏曰醑尸之前皆承奉鬼神未暇策命此一獻則上文尸飲五君獻卿之時也若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之日特假於廟釋奠告以受君之命也○長樂陳氏曰施爵賞者必於大廟示其不敢專所以明祖父之尊也受爵祿者舍奠於廟示其有歸美所以明父子之賢也明乎祖父之尊則天下知所敬明乎父子之賢則天下知所遜故曰爵賞之施○嚴陵方氏曰爵者錫之以名祿者錫之以利有德者必有名有功者必有利爵有德祿有功亦從其類也史則掌書也策則書其所命之事也上言執策下言受書互相備也夫命有所稟則非君命也祖命而已故史命之也由君右焉非重史也重命而已

君賜爵祿必於大廟以示不敢自專矧子之於父母而可以自專乎所命受策書亦必歸而釋奠于其廟雖尊親則然亦不敢專之義也引此概言不敢專之道也下証解之

禮祭義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

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長上聲

陳氏曰成諸宗廟言於宗廟中命之也詳在祭統十倫章。○延平周氏曰天子有善讓於天則諸侯有善歸諸天子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則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有是天子諸侯則士庶人有善所以本諸父母存諸長老蓋上之人不有於我故其化然也

讓德於天不致並其德於天也天子讓德於天諸侯讓善於天子卿大夫讓善於諸侯士庶人本諸父母存諸長老其義一也祿有功爵有德慶以地賞以財皆於宗廟中受命以成其事焉示不敢專也故曰所以示順也

論語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行去聲

朱子曰父在不得自尊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

不得爲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禮 曲禮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

陳氏曰不許友以死謂不爲其友報仇也親在而以身許人是有忘親之心親在而以財專已是有離親之志

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純音準下同

疏曰冠純冠飾也衣純深衣領緣也

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呂氏曰當室謂爲父後者問喪曰童子不總維當室總亦指爲父後者所謂不純采者雖除喪猶純素也唯當室者行之非當室者不然也

不純素不純采示不忘親也

禮 坊記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

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弟去聲長上聲

陳氏曰推事父之道以事君推事兄之道以事長

皆誠實之至豈敢有副貳其上之心乎欲貳其君是與尊者相敵矣故云示民不貳也君子人君之子也有君君在也不謀仕嫌欲急於爲政也世子他事皆不得稱君貳唯命龜之時或君有故而巳代之則自稱曰君之貳某左傳卜貳圉正謂君之貳故鄭引之云二當爲貳也

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

疏曰君無骨肉之親若不爲重服民則疑君不尊今與喪父同示民不疑於君之尊也

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也示民有上下也陳氏曰與曲禮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意同有上下謂卑當統於尊也

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卽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

陳氏曰曲禮云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以上四節皆明事君事親之道故總結之曰忘

其親而貳其君

禮內則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適如字畜許六切

鄭氏曰家事統於尊也

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菹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之

陳氏曰或賜之謂私親兄弟也菹蘭皆香草也受之則如新受賜不受則如更受賜孝愛之志也不得命者不見許也待乏待尊者之乏也

藏以待乏待父母之乏財而取用之也子婦無私貨之義可見矣

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句賜而后與之○復扶又反

陳氏曰故卽前者所獻之物而舅姑不受者雖藏於私室今必請於尊者既許然後取以與之也賜而後與子婦無私與之義可見矣○子婦無

私貨無私畜等是專心不得行之於諸婦也如此則內治肅矣○家人有嚴君焉動靜所必飭也語默所必謹也交遊所必審也取予所必度也財用貨賄所必請也父母命之與則與不命之與則不敢與此人子之所同也不然用自我專則忘孝矣忘孝則忘等亂之階也君子安得不於此致嚴乎

春秋隱公四年秋翬帥師

胡氏曰按左傳諸侯謀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易曰履霜堅冰至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宋人來乞師而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而公弗許其辭而弗許義也翬以不義強其君固請而行無君之心兆矣夫公子公孫升爲貴戚之卿者其植根膠固難御於異姓之卿况翬已使主兵而方命乎隱公不能辯之於早罷其兵權猶使之帥師也是以及鍾巫之禍春秋於此

去其公子以謹履霜之戒

甚矣自專宜銷其萌於早也自專則子忘親臣忘君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有以銷其萌於未然則長其孝而作其忠矣

小學司馬溫公曰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已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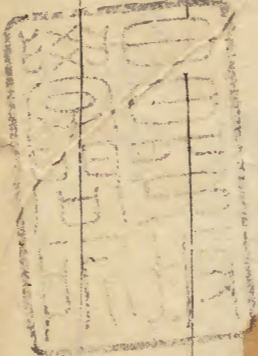
自古者明君至此引言總明不敢專之道也



事親庸言卷七終

皇親厚言

卷一



天保十西

